

断箫

Duanxiao

窦应泰◎著

一场谜奇诉讼引三世恩怨 百年民国往事说千古孽缘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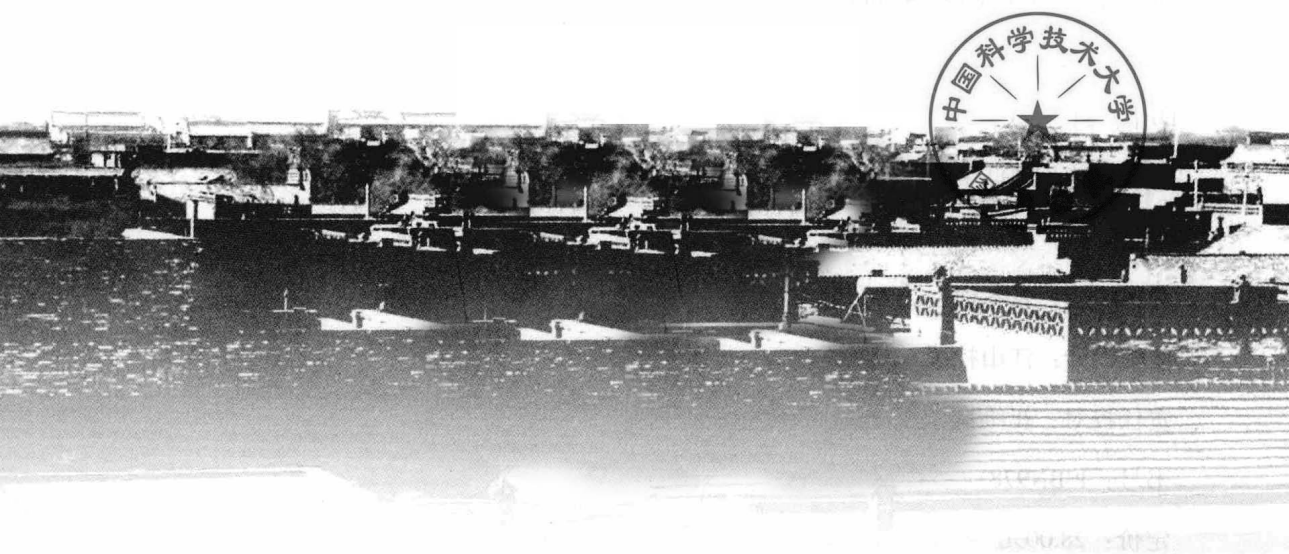


万卷出版公司

断箫

Duanxiao

窦应泰◎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窦应泰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萧/窦应泰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1. 7

ISBN978-7-5470-1545-2

I . ①断… II . ①窦…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88081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255千字

印张: 21

出版时间: 2011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装帧设计: 江山社稷

责任校对: 崔维城

书号: ISBN978-7-5470-1545-2

定价: 2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001

律师宋一鸣终于见到了他的当事人——羁押在双河县看守所中的女犯人萧蔷。这是2009年3月的一个上午，在县看守所一间会见室里，铁栅门外透进几缕早春的阳光。

第二章/025

雨，沙沙沙。从清晨飘起的蒙蒙雨丝，到了中午时分，开始变成如麻的细雨。宋一鸣带着助手小陆沿着那条旧城区的碎石小路走来，他发现虽中雨中，寂静的小街上仍然不时闪过匆匆的人影。

第三章/049

看到孙稼芸的处境及萧家大院云谲波诡的分家纠纷，宋寿轩才后悔来双河县。他住在城东悦来客栈的楼上，心情郁闷时就独吹洞箫。

第四章/065

宋一鸣回到了省城。当晚霞透过窗口投映进家中粉壁时，他才有机会拉开抽屉。

Contents

目录

第五章/129

北国春城又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女大学生萧雨手中擎一把粉红色雨伞，神情紧张地穿行在省城一条僻静的街道上。

第六章/153

宋一鸣和助手陆海涛接到省高院的开庭通知，已是当年七月中旬。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在即。

第七章/181

省高院对萧蔷一案的二审结束了。宋一鸣的心理压力非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让他更加认识到二审并不像从前想象的那样乐观。

第八章/201

七月的省城，闷热而多雨。宋一鸣在等候省高院对萧蔷一案终审判决的日子里显得格分焦躁。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215

宋一鸣在作前往东平市的准备。自从接到省高院关于萧蔷一案发回重审的裁定以来，宋一鸣和助手小陆就开始着手前往东平中级法院参审的准备工作了。

第十章/233

萧雨一个人来到东湖。她眼前是一片蒙蒙细雨中的碧绿湖波。

第十一章/255

宋一鸣已经了解东平中院审理的全部情况。“没问题，对这起案子我现在敢打保票了。”

第十二章/277

落雪飘飘。沈丽萌在看守所提审萧蔷以后，继续驱车前往东湖。

第十三章/293

萧雨开始到宋一鸣律师事务所上班了。她有种如鱼得水的快意。宋一鸣注意观察她来后的种种表现，发现萧雨十分勤快。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cloudy sky above a cityscape. The sky is filled with large, dark, textured clouds. Below the sky, a cityscape is visible, featuring various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ome rooftops and a fence. The overall scene is somewhat desaturated and has a grainy texture.

第一章

1

律师宋一鸣终于见到了他的当事人——羁押在双河县看守所中的女犯人萧蔷。

这是2009年3月的一个上午，在县看守所一间会见室里，铁栅门外透进几缕早春的阳光。宋一鸣隔着铁栅栏清楚地看见她那张憔悴的面庞，完全出乎他意外的是这名叫萧蔷的在押女犯，竟生得如此清秀俏丽。他从她眉眼中几乎看不出开枪杀人的凶煞之气，因此宋一鸣无法把面前这漂亮的青春女孩与手握猎枪，以猝不及防之势击毙男友的凶案联系在一起。萧蔷是个身材高挑的姑娘，她属于那种窈窕中透出几分丰满的东北女子。她只有25岁，还是花季尚未结束的年龄。椭圆型脸上嵌着一双大眼睛。尽管她那曾经美丽的眼睛不再明亮，似蒙上一抹淡淡的忧戚，然而他仍然通过她的眼神窥测到姑娘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痛悔与无奈。宋一鸣在想，她在被关进看守所之前定要比现在更漂亮，而今萧蔷虽然发鬓蓬松，可那浅红色马甲式囚衣仍没让她那与生俱来的妩媚丝毫减色。宋一鸣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玉树临风般的姑娘能涉嫌一起血腥的惨案。

“我们是从省城专程赶来的律师，我叫宋一鸣。”他望一眼铁青着脸守候在萧蔷身后的两个警察，坦然打开面前的皮包。宋一鸣再次打量铁栅栏后面的女犯人，不由想起在省城曾见过几面的萧雨，她和坐在铁栅栏背面的姐姐面容眉眼都十分酷肖。在省城读大学的萧雨，为了营救身陷牢狱的姐姐，曾多次向他和助手陆海涛据理陈情，苦苦介绍在押的萧蔷。他记得萧雨曾哭着说：“我姐也是大学毕业，她比

我聪明，可她比我命苦。自古红颜多薄命，没想到我姐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宋一鸣努力把纷乱的思绪收回来，然后向铁栅栏内的萧蔷指了指身边的陆海涛，公事公办地发表了开场白：“他是我的助手小陆。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我们接受了你妹妹萧雨的正式委托，决定担任你的代理律师。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请在这份授权书上签字。”

“我……我没意见！”萧蔷怯怯地回望一眼威严伫立在身后的警察，她似乎始终有紧张感。宋一鸣对当事人的反常神情并不惊诧，因他和小陆从省城来到这偏僻的双河县，屈指算来已有三个整天了。在宋一鸣的律师生涯中，像目前这样艰难的办案环境还从未经历过。本来他们在接受当事人家属委托后前来双河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萧蔷，是法律赋予律师的责任。任何监狱或看守所都理应给办案律师提供方便，然而宋一鸣没有想到，在这位于东北西辽河畔的小县城，律师想会见他的当事人竟然比登天还难。

半个月之前，宋一鸣在省城受理此案时，并没把萧蔷一案看得过于沉重。他认为这女孩子充其量不过是一起过失杀人案。正在省城读大学的女学生萧雨前往律师事务所求见他的时候，已经基本把姐姐萧蔷误伤男友李东平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像这种过失杀人案件，只要公安机关在侦察阶段把主要事实搞清，法院审理时本来并不困难。至于充任萧蔷辩护责任的律师，完全可以依过失杀人的法律条款据理为当事人进行辩护。因此宋一鸣当时对萧案的审理曾持乐观的态度，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之前，他只派助手陆海涛来双河县处理开庭前的所有事务性工作。可宋一鸣没有想到，陆海涛在双河竟然为会见当事人而倍费周折，最后由于阻碍重重，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助手小陆虽然年轻，可北方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他跟随宋一鸣办案已有三年时间，经历过的大小刑事案件至少也有百起之多，莫非在省城左右逢源的陆海涛，到了双河县城反而连会见当事人和阅卷宗都做不到吗？

“老宋，您不知道，双河县可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萧蔷的案子也不像咱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乐观。我总觉得在这起看来普通的过失枪杀案后面，隐藏许多和法律

格格不入的权情干扰。”望着坐在铁栅栏背后的萧蔷，宋一鸣不禁想起小陆几天前灰溜溜地从双河返回省城后对他反贻的信息。他发现当初充满信心前往双河的小陆，忽然间变得精神疲惫，似乎在到处碰壁之后浑身现出了无可奈何的倦怠。宋一鸣没想到双河县竟然如此藐视法律，怪不得萧蔷的妹妹萧雨当初不顾一切地要在省城聘请律师来打这场官司。萧雨当时对他倾心表白说：她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请省城律师为姐姐辩护！现在看来，萧案远比宋一鸣当初估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还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变数。

宋一鸣只好亲自带助手小陆来到双河县。他来后，索性一不去公安局，二不去看守所，而是直接走进县委的褐红色大楼。他要直接面见政法委龙书记。因为宋一鸣和龙书记曾在省城一次会议上有过一面之缘。因此当他和小陆来到龙书记办公室时，龙书记就十分意外地起身相迎：“这不是省城的十佳大律师吗？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小县城来了？”宋一鸣开门见山地说来意，同时也不客气地把小陆前次要求会见在押犯萧蔷受阻的情况如实地端了出来。不想当他刚提到萧蔷的案子，刚才脸上还堆满笑容的龙书记，不知何故竟变得谨慎起来。他先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又说道：“很可能是公安机关的侦察尚未结束吧，在侦察阶段当然不好让律师会见当事人。”宋一鸣说：“据我们了解，萧案的侦察早在她被逮捕三天后就告终结并移送东平市检察院了。根据我国的法律，案犯在收监二十四小时后，她就有权聘请律师，律师会见当事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起案子马上就由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我们作为萧蔷的代理律师，有必要和当事人进行接触，然而贵县公安机关却阻止我们在押当事人见面，像这样百般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情况，确实十分罕见。所以我就不能不求见龙书记了。”龙书记虽知阻止律师进看守所无据可依，但他作为县政法委书记，居然不敢给宋一鸣确切的答复，只说：“这事我还要请示一下，你们听我的电话吧。”宋一鸣和小陆一直在下榻的宾馆等到次日下午，企盼的电话始终不见打来。不过，让宋一鸣意想不到的，当天傍晚时分，龙书记竟亲自驱车来到宾馆，仅仅一天时间，再见到龙书记时他已经以亲昵热情的姿

态来接待他们了。

“宋律师，陆律师，慢待慢待，李书记听说你们来到敝县，非常高兴，他要亲自和你们见面呢，”龙书记昨天脸上的戒意全然不见了，甚至还对宋一鸣毫不掩饰地现出恭维之色。他说：“对了，李书记已吩咐宾馆在小餐厅特备菲酌，他要亲自为两位省城客人洗尘呢！”

“李书记……为我们洗尘？”宋一鸣来前已经知道，龙书记所说的县委李副书记，就是萧案中被害人李东平的父亲李野光。不久前小陆前来双河县调阅萧案卷时所遇阻挠，其根源就来自龙书记说的李野光。宋一鸣无法理解的是，在双河县一言九鼎的县委副书记李野光，为何对被告方的两位律师忽然表现出意想不到的热情。

“请不要误会，是这样，”龙书记见宋一鸣和小陆正交换困惑的眼神，便不无歉意地解释说，“李书记最近一直在东平市参加会议，昨天晚上回来后听说你宋律师亲自来到双河，当时就想过来探望。据李书记说，他父亲早年和您祖父宋寿轩律师曾经有过特殊的友情。李书记是从私人友情出发才决定设宴款待的，和您正在办理的案子没有关系。”

宋一鸣默然，他没想到萧案中被害人李东平的祖父，竟和他那早已作古的祖父之间有着他并不清楚的友情。而他当初在省城受理萧蔷之妹萧雨的委托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鬼使神差地成为祖父友人的对手。

“李书记很重感情，他让我来请两位赴宴的同时，还让我捎来一封信，您看，这是李书记的亲笔信。”龙书记看出宋一鸣的犹豫和疑虑，便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来。宋一鸣拆阅一看，原来是一张精制的红格信笺，上面竖写着几行墨迹潇洒的毛笔字：“宋律师：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七十年前宋寿轩律师在本地曾因办理一起析产案而彪炳史册，而今您再来双河办案，没想到历史的惊人巨变再次让我们相逢于此。世事的变幻轮回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过我仍然相信您会像先祖宋寿轩律师那样，承前启后地继续为受害者辩诬。随信寄赠宋寿轩律师旧照一幅，虽年深日久，风采依旧不减当年！”下方是“李野光”三个龙飞凤舞的草书。

宋一鸣从信笺中抖出一张二寸照片，上面是一位身穿藏青色长袍的老人，这是民国年间常见的服饰，而今天在宋一鸣看来似乎有些陌生遥远了。照片上是一位吹箫人，他仪表轩昂，神采奕奕，一看就是他熟悉的祖父宋寿轩！让宋一鸣深深吃惊的是，这张保存完好的历史旧照上，祖父宋寿轩竟是正在伫立吹箫的正面照。他从小就知道祖父生前业余最大的兴趣就是吹箫！直到现在他家中仍然保存着祖父生前留下的几管洞箫。不过，祖父吹箫时的照片他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照片上的宋寿轩呈立姿吹箫状，老人双手持箫，神情庄重。他置洞箫之吹孔于口唇中央，“U”形吹口恰好在下唇的边缘处。而祖父的两只手，右手在下，分别以小指、中指、无名指和食指，依次按压在洞箫的第一、二、三、四孔处，拇指则托在洞箫二至三孔间的箫管背后，看得出祖父吹箫时的手势轻松而自如；宋一鸣再看照片上吹箫的祖父左手，也像右手一样，中指、无名指和食指都开闭在那管洞箫的第五、六、七孔上。而老人的拇指则放于箫管背面的第八孔上，再看祖父的左小指指尖，很自然地放在这管洞箫的旁侧。宋一鸣从照片上看出祖父吹箫时神态优雅，气色宁静。宋一鸣从前只从父母那里听说祖父有一管十分珍爱的湘竹洞箫，但始终没有见过。而这幅泛黄的旧照片，却让他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祖父那早已遗失的湘竹洞箫，这不能不说是此次来到双河县的意外收获！

他发现祖父的洞箫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质地优良，系湘妃竹精制而成，还在于它是世间少见的八孔箫。这种洞箫俗称为尺八箫，也就是箫长一尺八寸，和普通常见的短箫，尤其是那种民间的六孔箫截然不同。这只洞箫和他祖父留在省城家中的所有箫管都不一样，此箫暗红之中隐露漆黑，显系地道的南方湘妃竹制成。仅从照片上的祖父洞箫就可见其珍贵，箫管笔直、锃亮、竹节清晰而且吹口圆润。宋一鸣还看出，这张历史旧照显系祖父民国年间来双河镇办案时所摄，不然，这幅照片就不会留在双河县委副书记的手中！在这张发黄的小照左上方，还有祖父用毛笔亲题的一行字：

“李诚玉先生存念。”右下角是祖父亲题的“松江青山”的落款。他知道“青山”是祖父宋寿轩的字号！一股油然而起的亲切感让宋一鸣眼睛变得湿润了。

他的心怦怦狂跳起来。宋一鸣从照片上发现，这管竹箫正是母亲刘芳多次对他说起的丢失的湘竹洞箫！因这有八个音孔的长箫，下端开口处镂刻“雅箫”二字！据母亲刘芳说，“雅箫”是祖父生前酷爱所有洞箫中的上品。是他早年为一位东北著名京剧名家打官司时的赠品，传说为民国军阀蔡锷的私人藏品！而今这竹箫虽然下落不明，不过宋一鸣为能在双河见到祖父吹奏“雅箫”时的旧照而激动不已。他喃喃自语说：“真想不到，在这里能见到祖父和他喜爱的雅箫照片。如今先人虽已作古，但不知这雅箫遗落在何方？”

龙书记见宋一鸣凝视宋寿轩的遗照沉吟不语，便说：“找到这支箫也许并不困难。只要您去赴宴，见了我们李书记，他肯定会当面把和这洞箫相关的情况告诉您的。”不料宋一鸣蓦然警醒过来，他把祖父的照片紧紧抓在手中，对龙书记郑重地说：“谢谢李副书记的美意，不过，我们现在是被告方的代理人，出席李副书记的宴会显然是不合适的。请龙书记代转我们的歉意。不过，李副书记给我的这张照片，我收下了。如果方便的话，也请龙书记代为打听一下照片上祖父这支洞箫的下落，无论它在何人手中，我都想找到它。哪怕不能完璧归赵，让我亲见一眼也能了却多年渴望见到祖父遗物的夙愿。”

龙书记见宋一鸣和小陆全无赴李野光晚宴的意思，有些为难地搓着手说：“宋律师，有些话，您还是当面和李书记说为好。再说，李书记已经吩咐过了，让宾馆在小餐厅摆一桌便饭。您虽然是被告的律师，不过吃顿饭也无关大局嘛。”

不料宋一鸣根本不想接受，他正色地说：“我们现在最希望李副书记和龙书记支持的，就是和当事人萧蔷在中院开庭之前会面，至于李副书记的一番好意，我心领就是了。”龙书记失望地叹息一声：“和当事人会见的事，李书记已经明确表态，明天你们就可以去看看守所了。只是我还请您想一想，李书记的面子是驳不得的。”但宋一鸣对宴请还是委婉谢绝，他说：“如果一定要吃饭，恐怕也要在案子终结以后。现在去吃饭，无论对我还是对李副书记，都是不方便的。所以我们只能抱歉了！”龙书记见他决心已定，也就只好再勉强了。

第二天清早，宋一鸣和小陆终于走进双河县看守所的大铁门，在会见室里见到了本案在押的女犯人萧蔷。

2

“萧蔷，案发的时间和经过，你现在还记得吗？”宋一鸣不敢让头脑中纷乱的思绪任意奔涌，他担心有限的会面时间无法让萧蔷说清所有问题。这次会面来之不易。所以他刚和萧蔷见面，就开门见山接触那场可怕的枪击案。萧蔷本人的叙述无疑能给他们将来的出庭辩护提供第一手资料。

“记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因为太突然了，也太可怕了呀！”刚才有些怯懦的萧蔷，如今不再看身后两个警察的眼神，她一口气说出了事情发生的经过：“那是去年10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我和李东平，还有他的司机蒋华，对了，当时跟我们一起去太平湾打猎的，还有李东平的表妹袁莉。当时，我们出发前本想进林子里打兔子的，我从来就不会打枪，是东平事前教我如何装弹，如何瞄准的。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后来我壮着胆儿放了那么一枪，不但没打上那只在林子里飞跑过来的野猪，却把东平他一枪给搁倒了。唉唉，都怪我呀，当时吓得我手都哆嗦了，怎么也没想到东平他那时会在对面的林子里呀！”

宋一鸣瞟一眼身边的小陆，看他把萧蔷的话记录在本子上。当事人的简单叙述与她妹妹萧雨在省城介绍的案情几乎别无二致。如果萧蔷的自述没有虚构的成分，那么以他宋一鸣对法律的理解，她虽然在打猎时开枪误击李东平并令其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仍然没有超越过失杀人的法律范畴。但是作为身经百案的律师，宋一鸣当然不能轻信萧蔷的一面之词。想起他来双河以后的耳闻，又向她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萧蔷，你要把案发时的情况都详细回忆一下，当你向树林子里开枪的时候，当真发现有野猪在前面树丛中跑过来吗？”

“肯定的，如果我没看见野猪跑过来，我能开枪吗？”

“你开枪的时候，李东平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当时，东平说他去前面林子里轰赶兔子。他让我躲在一棵松树的后面，还告诉我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开枪。我说我怕得很，他却关照我说不要怕，打枪也是一种享受。因为他带我出城打猎就是为了寻求刺激，他还说，世上最刺激的事莫过于开枪了。我对东平的话不敢不听，所以就哆哆嗦嗦地端着那只长筒猎枪，在林子里到处寻找猎物了。为了打得准，我还按照东平的吩咐，把猎枪的枪管架在那棵松树的枝桠上。所以，所以见有一只大野猪嗖地飞跑过来，我就马上扣动了扳机。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击中的不是野猪，而是击中了人啊，我真该死呀！”

宋一鸣见她眼泪扑簌簌地沿着苍白的面庞流淌下来，俨然一串串断了线的珠子。他意识到面前这女人说的可能都是实话。有人说萧蔷是假借打猎之机谋害李东平，他却凭直觉感到面前这女人心无城府，更无深不可测的心机。他看出萧蔷在回想失手杀人那惊险一幕的时候，她仍然没有摆脱发自内心的痛悔与自责。宋一鸣忽然打断她说：“请你告诉我，当你开枪之前，李东平在那片林子的什么位置？”

“不知道。”她茫然地摇摇头，恐怖和余悸仍然没有从她思绪中彻底消除。萧蔷边想边说：“我现在只记着，当时东平他离开我不久，就听他在桦树林的东边嗷嗷地轰赶着兔子。后来我又听他在那边叫我：‘萧蔷，野兔朝你那边逃去了，开枪，你给我开枪，快给我开枪啊！’可我做梦也没想到，从树丛里突然蹿到我对面树丛里的，并不是一只兔子，而是一只又黑又大的野猪啊。我当时非常紧张，也不容我多想，就一咬牙开了枪。”

宋一鸣说：“刚才你说是看见兔子跑过来才开了枪，后来又改说是一头野猪跑过来，你又说是听到李东平的叫喊才开了枪，你不觉得这样说话有些自相矛盾吗？”

“这并不矛盾，宋律师，我没有讲一句假话。李东平去轰赶兔子之前，他确实告诉我是来打兔子的。可后来我发现跑到我对面那片树丛中的，好像一个黑森森的大野猪。确实，我越看它越像一头野猪。宋律师，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听东平在树林深处喊叫我，我才开的枪。对了，听他喊我以后，猛然见那状如野猪的家

林深处狂呼乱叫，拼命轰赶在草丛中飞奔的野兔的李东平，一个踉跄仆倒在野兔跑过的草地上……

萧蔷的陈述已把案发经过和现场景况如实概括出来，让宋一鸣和助手陆海涛对此案有了进一步了解。不过，宋一鸣尚有许多疑虑没有廓清，他原想继续向当事人询问核实，不料这时站在萧蔷身后的一个警察，向宋一鸣抬腕看表，示意会见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宋一鸣和小陆都感到时间过于短促，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在双河县看守所他们能和萧蔷会面20分钟，已是费尽周折才实现的。宋一鸣只能眼看着身穿红色囚衣的萧蔷，被两个狱警带出光线昏暗的会见室，她那窈窕身影转瞬间在镣声锵铿中消失在铁门拐弯处不见了。

3

古老县城位于松辽平原腹地。由于东、西两条辽河在县境交汇，所以得名双河县。县城分为新城和旧城两区，新城区多为改革开放后新建的幢幢楼房商厦，旧城区则是民国时期的小街陋巷，青砖矮屋。两城区南北相望，从而构成了泾渭鲜明的两个世界。这小小县城恰因新老城区而形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工笔画和另一幅淡雅的风俗画，既可见到21世纪新式的高层建筑，也可在旧城区寻觅到标志军阀混战时期的旧公馆和旧街道。

春雨淅沥。走在那条碎石铺就的狭窄马路上，宋一鸣和助手陆海涛仿佛又回到了陌生的民国年间。他们眼前出现的这条曲折小街，两旁全是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有些店铺的门脸儿甚至还残留着民国早期县城初建时的旧貌，一些残破褪色的门脸儿上，那些青砖上镂刻的花鸟怪兽，虽经历史的风雨侵袭，依然还保留着当年栩栩如生的匠意神功。宋一鸣虽平生第一次踏进这座民国时代张作霖剿匪戡兵时的古城，可这双河县对他来说却是并不陌生。

“一鸣，你怎么也要去双河办案？既然咱们宋家和双河有着刻骨铭心的心结，我劝你还是放弃这起案子为好，不要忘记，你祖父当年可就惨死在那个鬼地方

啊！”宋一鸣想起和小陆在公安局调阅萧案卷时意外发现的那个名字，就想起来双河县之前母亲刘芳的叮嘱。“萧芷珊”三字让宋一鸣感到头脑轰然一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竟与七十多年前的仇人后裔发生了关系！从大学教授位置上退休的刘芳，时至今日仍对双河县萧家耿耿于怀。因为祖父宋寿轩当年就因为替萧家析产，才从省城来到这西辽河边的双河县。结果他为萧芷珊家族析产虽然结束了，人却不明不白地惨死在这座远离省城的小县城里。宋一鸣当时对母亲的劝阻并没在意，现在才惊愕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刘芳对他说：“你爷爷是个重感情的人，萧家在双河是个与当地官府关系密切的家族，萧芷珊生前又是你爷爷的朋友。1929年萧芷珊刚死不久。他在双河县的家人就因分家出了纠纷，尤其是萧芷珊二姨太遭人暗杀以后，有人就来省城请你爷爷前去双河，为萧家愈来愈紧张的分家主持公道。你爷爷讲交情，想起萧芷珊在世时和他的友情，他又怎么好不去呢？”

“萧芷珊？”如今，时过七十多年以后，他竟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祖父惨死的地方，而且他没想到他接的案子竟然也和萧芷珊家族有关。宋一鸣感到冥冥中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捉弄人。在县看守所与在押女犯萧蔷会面以后，经过县政法委龙书记的安排，他和小陆顺利地到公安局调阅了所有关于案犯萧蔷的卷宗。他们在萧案卷中除找到她在李东平死后所作的全部笔录之外，还看到与她相关的旁证资料。其中在李东平误伤现场的另外两位当事人：李东平表妹袁莉和李的小车司机蒋华，她们也分别出具了目击证明。不过，这两份证据和他们在看守所听到的萧蔷本人供述颇有出入。当然，这些对于办案经验丰富的宋一鸣而言，并不感到意外。时至今日他仍然认为萧蔷当时不可能像县公安局认定的那样：萧蔷是假借打猎之机对已有感情裂痕的李东平进行蓄意谋杀！他和小陆显然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在东平中院开庭时为萧蔷作无罪辩护。然而，现在事情却突然节外生枝，就在宋一鸣和助手小陆信心十足准备为萧蔷打赢这场官司时，让宋一鸣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他在翻阅萧蔷档案时，在她家族履历表中意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萧芷珊！还有和祖父宋寿轩1929年在双河县惨遭杀害相关的两个涉案者：萧芷珊的结